

天龙大战

[美] 娜奥米·诺维克 著

BLACK POWDER WAR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天龙大戟

[美] 娜奥米·诺维克 著



BLACK POWDER WAR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船长. Ⅲ.天龙大战/(美)诺维克著;徐建萍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613-3909-1

I.龙... II.①诺... ②徐...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004 号

图书代号:SK7N0791

This book's copyright is owned by
Shaan 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now published in China and registered in CIP(2007, 127004).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chemical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a licence or othe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曹祎菲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3909-1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录

- 第一章 神秘的来信 1
- 第二章 最后一道关卡 22
- 第三章 失踪的向导 31
- 第四章 没顶之灾 51
- 第五章 高峰野龙帮 60
- 第六章 马耳他奇遇 77
- 第七章 后宫风波 93
- 第八章 突破封锁 105
- 第九章 智取龙蛋 123
- 第十章 飞越奥地利 137
- 第十一章 受困营地 147
- 第十二章 短兵相接 161
- 第十三章 士气消沉 170
- 第十四章 大溃败 181
- 第十五章 共商大计 192
- 第十六章 小龙初生 215
- 第十七章 飞往家乡 229





第一章 神秘的来信

燥热的风吹进了澳门，并未令人感到凉爽，只是加重了馥臭的海水味，港口上到处都是臭鱼烂虾和成堆的深红色海藻，还有散发着臭味的人和龙制造的废弃物。即便如此，“忠诚”号的水手们依然靠着栏杆坐在甲板上，呼吸着流动的空气，他们一个靠着一个，挤成一团，以获得小小的休息空间。他们中间不时会爆发一些小争执，然后前前后后地推挤着，麻木地交流着，但是热浪涌来，他们的争执马上归于沉寂。

泰米艾尔烦躁地躺在龙运输船的甲板上，盯着广阔海洋上的白色薄雾，在他巨大的阴影中，值班的飞行员正躺在那里打着盹。甚至连劳伦斯也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高贵和尊严，脱下外套让自己凉爽一点，为了躲避别人的视线，他只好坐在泰米艾尔前腿的弯曲处。

“我确定我能够把船拖出港口。”泰米艾尔说。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不止一次地这么说过。当这个美妙的计划再次遭到拒绝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确实能够拖动像龙运输船这么巨大的船只，但是顶着风的话，他根本无法将船拖出港口，只会让自己精疲力竭。

“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也几乎不可能拖它走那么远，”劳伦斯安慰地补充道，“在广阔的海洋中，几英里可能会有用，但目前我们最好待在港口里，这样或许会更舒服些。即使我们把船拖出港口，航行的速度也不会太快。”

“真是太遗憾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却不得不在这里等待风。”泰米艾尔说，“真想赶快回家，那里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我们来处理。”为了表示强调，他用尾巴呼呼地敲打着空心的甲板。

“我想你不要有那么高的期望，”劳伦斯有点灰心丧气地说，劝说泰米艾尔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他并不期待事情有什么转机，“你必须准备着忍受一段时间的耽搁，在这里是这样，回家也是一样。”

“噢！我发誓我将会非常耐心。”泰米艾尔说，然后他马上不再说可能会让劳伦斯抓住的小破绽，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前后矛盾，“但我确信海军部能够很快公正地对待我们的事情。当然，就像我们的队员应该得到公平的待遇一样，龙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

劳伦斯从12岁开始出海，后来成为了一名海军上校，接着事情突然发生变故，他成为了一名龙骑士，在这之前，他一直非常了解海军委员会的绅士们，他们不仅监视着海军，也监视着空军，他们的性格中并没有什么敏锐的正义感。这些官员们看上去已经失去了所有普通人的行为准则和真正本性，成为了蹑手蹑脚、微不足道的政治动物，而不是一个人。在中国，龙所享受的相当优越的待遇让劳伦斯大开眼界，很不情愿地正视他们在西方所遭受的悲惨遭遇，但至于海军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至少就现状来说，哪怕只需要国家花费很少一点钱财，他都对此不抱有任何希望。

无论如何，他总是忍不住私底下抱有些许希望，一旦回到家乡，就回到他们在英吉利海峡的位置，投身于保护国家的忠诚事业中，如果泰米艾尔没有放弃他的目标，至少以后能够逐渐调整。劳伦斯并没有真正地抱怨这些目标，这是自然公正的。毕竟英国处于战争中，他意识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自己的政府做出让步会有点太轻率：就像是叛变一样。泰米艾尔本来可以留在中国，享受着他作为天龙一生下来就拥有的奢华和自由。他返回英国主要是因为劳伦斯，同时也希望能够改变同事们的命运，尽管劳伦斯疑虑重重，无法直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说出来，他倒觉得有点不忠诚。

“你真是太聪明了，我们应该首先付费。”泰米艾尔继续说，这些话又加重了劳伦斯的内心的负罪感，就像在他的心头上又加了炉火一样。他



曾经提出这些想法，主要是为了让泰米艾尔提出不太偏激的建议，而不是因为他提到的其他事情，比如说伦敦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拆迁，以便为龙们提供足够宽阔的道路，但派龙代表到国会发言，除了他们进入建筑有困难外，这样做肯定会让所有的人都逃得无影无踪。

“一旦我们付费，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会容易得多。然后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给人们钱，他们喜欢钱，就像你为我雇佣的那些厨师一样，他们做的东西味道真是美极了。”他补充道，这并不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烤肉的浓郁香味越来越强，渐渐掩盖了港口的恶臭。

劳伦斯皱了皱眉头，向下看了看。船上的厨房就在龙甲板正下方，炊烟缭绕，从甲板的木板缝中冒了出来。“戴尔，”他把信使叫过来说，“去看看下面正在干什么。”

泰米艾尔吃惯了中国式龙的饮食，只能提供屠杀的新鲜牛肉的英国军需官无法满足他的饮食需要，因此劳伦斯许诺了高工资后，找到了两个愿意离开家乡的厨师。新厨师不会说英语，但却非常自负，总是自作主张。职业的妒嫉使船上的厨师和助手与他们在厨房炉子旁撕打起来，竞争气氛相当浓厚。

戴尔沿着后甲板的楼梯快速跑了下去，打开了厨房的门：浓烟滚滚涌了出来。很快，在传动装置上的瞭望员大喊“着火了！”值班军官疯狂地摇起了铃，整个船上丁丁当地响起了铃声。劳伦斯大喊着“坚守岗位！”，然后派人去叫消防员。

所有疲倦和无精打采马上消失殆尽，水手们跑着找来水桶。两个大胆的水手冲进了厨房，拖出了几个跌跌撞撞的人：厨师的助手，两个中国人，一个船上的男孩，但没有看到厨师。水桶里的水源源不断地倒了进去，水手长咆哮着，在前桅上敲击着手杖，给手下人打出传递提桶的节奏，一桶桶水倒进了厨房门。但透过甲板上的裂缝和缝隙，烟仍然不断涌出来，越来越浓，甲板上已经感觉到了灼热，绕在两根钢柱上的绳子开始冒烟了。

年轻的迪格比反应敏捷，已经组织了另外一些海军少尉。这些男孩

正一起用力，展开缆绳，当他们的的手指握住滚烫的钢柱时，忍受着灼伤的疼痛，不断发出嘶嘶声。剩下的飞行员都在栏杆旁，用水桶从海里拉水，倒在甲板上，把甲板弄湿。甲板上蒸汽缭绕，不一会儿，厚木板上已经覆盖了一层灰白的盐碱外壳，甲板吱吱作响，像一群老人在呻吟。接缝处的焦油也开始熔化了，沿着甲板流淌着，烤焦时发出刺鼻的味道，并冒着黑烟。尽管劳伦斯曾经看到过泰米艾尔舒服地躺在正午阳光晒烤下的石头上休息，但此时，温度太高了，他也不得不把四条腿都轮换着抬起来，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来缓解热度。

瑞雷上校也在汗流浹背、辛勤劳作的人群中忙碌着，当水桶来来回回传递时，他大声喊着为水手们鼓劲，但他的声音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火的温度太高了，现在处于干燥季节，船在港口待了很久，在炽热阳光照耀下，木头非常容易燃烧。巨大的货舱里装满了旅行的货物：包在稻草里、装在板条箱中的精致瓷器，成捆的丝绸以及备用的新帆布。火只会沿着四个甲板一路向下走，易燃的货物将使火苗无法控制，很快会一路烧到火药库，将船炸得粉碎。

早上值班的人正在下面睡觉，不一会儿也从下甲板上挣扎着跑了上来，冲乱了痛苦的递水的队伍，他们被烟呛得张嘴大声咳嗽着，气喘吁吁。尽管“忠诚”号是一个庞然大物，前甲板和后甲板上仍然无法装下所有的船员，而龙甲板几乎全都笼罩在火苗中。劳伦斯抓住一根柱子，站到了甲板的栏杆上，在忙乱的人群中寻找他的队员：大多数人都在龙甲板上，但没有看到另外一些人：瑟罗伍兹，他的腿在北京的一场战斗中受伤，仍然上着夹板；外科医生凯恩斯可能正独自在船舱里看书；他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另外一个信使艾米丽·罗兰：尽管她马上就要 11 岁了，但要想穿过热火朝天、奋勇挣扎的人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厨房的烟囱上突然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原来金属通风帽开始朝甲板上跌落下来，就像花谢结子一样。泰米艾尔本能地不高兴地后退了退，发出嘶嘶声，把脖子伸长回头观看，翎颌平整地贴在脖子上。他那巨大的臀部已经绷紧，一条前腿放在栏杆上。“劳伦斯，你那里安全吗？”他焦急



地喊道。

“安全，我们都很好，赶快飞到高空！”劳伦斯说。随着木板开始跌落，考虑到泰米艾尔的安全，劳伦斯挥手让手下人下到前甲板上。“火穿过甲板时，我们最好能够阻止它，”他补充道，主要是为了鼓励那些听到他的话的人。事实上，一旦龙甲板塌了，他无法想象他们还能够扑灭这场大火。

“好的，我会过来帮忙的。”泰米艾尔说着，飞到了空中。

一些胆小怕事、只想保命的人已经把船尾的小艇放到了水里，希望避开正在火中绝望挣扎的军官的注意，独自逃命。当泰米艾尔意想不到地离开船，降落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痛苦地跳到水中。泰米艾尔根本没有在意他们，只是用爪子抓起小船，像勺子一样把它伸到水下，举到空中，水从空中滴下来，船桨也掉了下来。他小心地让船保持平稳，飞了回来，把里面的水倒到了龙甲板上。从天而降的洪水像瀑布一样浇了下来，倾倒在甲板上，发出嘶嘶声。

“拿斧头来！”劳伦斯急切地喊道。在蒸汽中用斧头砍木板，真是酷热难忍，让人汗流浹背。他们把斧头刃不断砍在潮湿、浸满焦油的木头上，每砍一斧，滚滚的浓烟就会从砍断的地方冒出来。当泰米艾尔再次把水倒下时，所有人都尽量保持住自己的位置。但持续不断地泼水只能让他们继续工作，浓烟依然滚滚。奋力劳作时，一些人摇摇晃晃地倒在了甲板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此时，甚至没有时间把他们抬到后甲板上，因为每一分钟都异常宝贵。劳伦斯和他的军械维护师普兰特并肩作战，毫无规律地轮换着挥动斧头，衬衫上留下了黑色汗水的淡淡痕迹，就在这时，甲板突然像枪声一样啪的一声断裂开来，龙甲板的大部分掉了下去，跌落到下面咆哮的雄雄火焰中。

一会儿，劳伦斯在危险的边缘上摇晃起来，他的第一上尉格兰比迅速把他拖开，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劳伦斯眼前一黑，差一点在格兰比的臂弯里跌倒。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呼吸急促而短浅，眼睛也被灼伤了。格兰比刚拖着他走到半路，另一次水流冲了下来，把他们冲到楼梯尽头，抵

到了前甲板上的一个 42 磅的大炮上。劳伦斯使尽全力靠着栏杆站了起来，靠在边上狂吐，但此时比起头发和衣服发出的辛辣的臭味，嘴里的苦味根本算不了什么。

剩下的人正从龙甲板上逃生，现在又一次巨大的水流直接浇到了火焰上。泰米艾尔已经找到了稳定的节奏，烟雾慢慢变小了，乌黑的水正从厨房门流到了后甲板上。劳伦斯浑身颤抖，虚弱无力，不停地深呼吸，却感觉气喘不过来。瑞雷正通过大喇叭粗声发出指令，但在滚滚浓烟的嘶嘶声中，他的音量远远不够。水手长的声音也全部消失了：他正用手把手下人推成一排，指挥他们到舱口去。不久，他组织起一批人，把那些在下面累垮的人抬起来。令劳伦斯高兴的是，他看到瑟罗伍兹也被抬了出来。泰米艾尔又把另一次急流浇到了最后一堆仍然冒烟的灰烬上，接着，瑞雷的舵手从主舱口中探出头来，气喘吁吁地喊道：“先生，没有烟了，舱位上的厚木板不那么热了：我想火已经熄灭了。”

甲板上立刻欢呼雀跃起来。劳伦斯觉着自己能够呼吸了，尽管每呼吸一次都要咳嗽半天，吐出的痰还是黑色的，但这在他看来都无所谓。他拉着格兰比的手，站了起来。甲板上烟雾缭绕，就像是被加农炮的炮火击中了一样。他爬到楼梯上，看到龙甲板上到处都是木板灼烧后留下的洞，还没有烧到的木板边缘像纸一样脆。在废墟中，可怜的厨师的尸体如同一块扭曲的木炭，头骨被熏得乌黑，木腿已化为灰烬，只剩下残余的膝盖骨。

放下小艇后，泰米艾尔在上空不太确定地盘旋了一会儿，然后落到船边上的水中：船上已经没有地方让他着陆了。他游过来，用爪子抓住栏杆，伸出巨大的脑袋焦急地向船上看去：“劳伦斯，你还好吗？我们的队员都还好吗？”

“是的，我看到所有的人都还在。”格兰比向劳伦斯点点头说。艾米丽栗色头发上的帽子被烟灰熏得斑斑点点，她正从引水器具里拖着一壶水向他们走过来，港口里散发着陈腐的气味，但他们觉得这味道比葡萄酒还新鲜，还醇美。



瑞雷爬上来，走到他们当中。“损失太惨重了，”他检查了一下废墟说，“嗯，但至少我们挽救了她，谢天谢地。但我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才能够再次出海航行。”他高兴地 从劳伦斯手中接过水壶，使劲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了格兰比。“真对不起，我想你的所有东西都被毁了，”他擦了擦嘴，补充道：“高级飞行员都住在船首的船舱上，就在厨房下面一层。”

“谢天谢地，”劳伦斯茫然地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大衣现在怎么样了。”

“四、四天，”裁缝用有限的英语说道，为了防止被误解，他还举起四个手指进行确定。劳伦斯叹息了一声，说道：“是的，很好。”现在已经不存在时间不够的问题了，这是对他的一点小小安慰。两个多月后，船才能够修好，他和所有人都可以在岸上凉快了。“你能补好另外一件吗？”

他们低头看了看劳伦斯拿着的作样式的衣服：现在这件衣服比深绿色还要深，上面留有扣子的白色残渣，闻起来有强烈的烟叶和盐水的味道。尽管裁缝没有直接说“不行”，但他的表情很明显说明了这一点。

“你拿着这件吧，”他走到工作坊后，拿出了另外一件外衣，准确地说不是一件外套，而是一件像中国士兵穿的棉夹克，像前面开口的束腰外衣，有一个小翻领。

“噢，好吧。”劳伦斯不安地看了看它。这件衣服是用丝绸做成的，绿色图案十分鲜亮，接缝处用红色和金色的布装饰着，看上去相当漂亮：他最多敢这样说，这肯定没有他在以前的场合中穿得正式的长袍那样华丽。

但是那天晚上他和格兰比要去和西印度公司的专员共进晚餐，因此不能穿不正式的服装，或者就像他去商场穿得那样，把自己用沉重的斗篷包住。当他返回岸边的新住处，戴尔和罗兰告诉他，在这里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正式的外套时，他为拥有了这件中国外套而感到高兴。一点也不吃惊，一名令人尊重的绅士无法让自己看上去像飞行员，他们的精细棉布的深绿色在这块西方殖民地上并不流行。

“或许你应该有一个新形象，”格兰比用一种介于高兴和安慰之间的

语气说道。他身材瘦长，穿了一件从一个倒霉的中尉身上扒下的外套，中尉住在下甲板上，因此他们的衣物没有遭到损坏。他有一英寸的腕子露在外套袖子外，平常苍白的脸颊此时也泛起了红晕，此时看上去比他 26 岁的年龄要小得多。但至少没有人会斜视他。劳伦斯肩膀宽阔，穿不进任何年轻军官的衣服。尽管瑞雷慷慨地把自己的衣服借给他，但劳伦斯并不想让自己穿上蓝外套，好像他以自己是空军为耻，眷恋着自己仍然是一名海军上校。

他和他的队员现在住在水边码头区的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这是一个当地荷兰商人的财产，他非常愿意把房子让给他们，把自己一家人迁到城镇里的公寓里，因为他不想让一条龙待在家门口。由于龙甲板毁坏了，泰米艾尔不得不睡在沙滩上，这让当地的西方居民十分惊慌。泰米艾尔也感到厌恶和沮丧，因为海滩上寄居着许多气人的小螃蟹，总是把他当成岩石。在他睡觉时，它们就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家，在上面寻找栖息之地。

劳伦斯和格兰比在去吃晚饭的路上停下来和他告别，至少泰米艾尔肯定了劳伦斯的新装束，他认为这个造型很漂亮，尤其表扬了上面的金色的扣子和丝线。“配上剑相当帅气。”他用鼻子围着劳伦斯嗅了一圈，以便能够更清楚地检查他，然后补充道：这把遭到怀疑的剑是他送给劳伦斯的礼物，因此在他看来，这是整个装束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劳伦斯不会感到脸红的部分。他的衬衫，谢天谢地藏到了外套下，世界上所有的刷洗也不能让他从羞耻中走出来；他无法忍受自己的臀部接受这么细致的检查；至于长袜，他已经把它藏到了长长的靴子里。

他们让泰米艾尔在两名中尉和一队东印度公司领导下的士兵保护下自己吃饭，这支士兵是东印度公司的秘密力量，乔治·斯坦顿先生把士兵借给他们来保护泰米艾尔，不是担心他遭到危险，而是为了阻止那些过分热情的祝福者。不像那些逃离海边的西方人，中国人从小孩到中年人，都没有被龙吓到，因为天龙非常稀少，而且几乎很少离开帝王的统治区域，因此世人几乎不可能有机会见到。据说，如果看到一条天龙，最



好上去摸一下，这是无上的荣耀，能够给人带来好运。

斯坦顿安排了这顿饭，就是为了给军官们提供一点娱乐，让他们缓解因为灾难而引发的紧张情绪，但他没有意识到竟然让飞行员们陷入到换衣服的绝望中。总不能因为这个微不足道的理由拒绝这么慷慨的邀请，最后他希望能够找到可以令人尊敬的着装。现在，他正苦恼地准备着在餐桌上忍受辛苦，忍受同伴的消遣。

刚开始，他的到来遇到了一阵礼貌而吃惊的静寂，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拿起一杯葡萄酒向乔治先生致敬，咕哝声便开始了。一个年纪大点的专员、一位看上去有点聋的绅士非常清楚地说道：“飞行员总是带来惊奇，谁知道接着他们的脑袋里会有什么想法。”听到这些话，格兰比眼中闪烁着愤怒，由于房子小，他们能够听到一些更加轻率的话语。

“你觉着他这样穿是什么意思？”查瑟姆透过旁边的窗户看到劳伦斯时，低声对格罗森·派尔先生询问道。查瑟姆是一名刚刚从印度过来的绅士，派尔先生身材肥胖，正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的钟表上，判断他们多久会走进来吃饭。

“嗯？噢，如果他愿意，他有权力按照东方王子的样子打扮自己，”派尔漠不关心地瞥了一眼，耸耸肩说道，“我们也是一样，你闻到了野味了吗？我已经有一年没有闻到野味了。”

劳伦斯把脸转了过去，看了看开着的窗户，表现出同样的高傲和被冒犯的神情。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进行解释，严格意义上说，他被接纳为皇室成员完全是形式上的接纳，只是为了保存中国人的颜面，因为中国人坚持天龙的同伴必须是皇室的直系亲属。而对英国人来说，英国非常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无关痛痒的方法来解决泰米艾尔的蛋被劫获所引发的争端。至少除了劳伦斯外，对任何人都无关痛痒。劳伦斯拥有一个傲慢、专横的父亲，肯定对这种接纳会表现出相当的愤怒。事实上，这种考虑并没有阻止他：他愿意接受任何既不被看作叛国者，又能够不离开泰米艾尔的方法。当然，他从来没有寻求或渴求这样一种显赫和奇怪的荣誉，但人们认为他是那种把东方人的头衔看得高于自己出身的巴结权贵

向上爬的人，这让他陷入深深地痛苦中。

尴尬让他一言不发，他永远不会把这次不同寻常的装束后面的故事，作为奇闻轶事和借口讲给大家听，他简短地说话，以回应那些冒犯了他的话语。愤怒让他的脸色苍白而冷峻，目光锐利而危险，这使得他附近的交谈销声匿迹。一般情况下，他的表情友善，谈吐幽默，尽管并没有晒得特别黑，但多年太阳底下的劳作让他的皮肤变成温和的古铜色，脸上的线条大部分情况下都开朗微笑，与现在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就算不感激他们的生命得到了保障，至少应该感激与北京的外交活动成功的运气。如果这次外交活动失败了，就意味着两国间的公开战争和对中国贸易的中止。如果这次外交活动成功了，只需要牺牲劳伦斯和他手下人的生命。他并没有期待任何类型的感恩戴德，但如果遭到了冒犯，他会轻视他们，但如果遭遇嘲笑和粗野的对待，就完全是两码事了。

“我们进去吗？”乔治先生比平常更加迅速地说道，在桌子旁，他尽力打断同伴中间不自然的气氛，他把仆役长派到酒窖六次，每来一次都带来更加奢侈的葡萄酒；尽管斯坦顿的厨师手头的原料有限，但饭菜依然非常丰盛：一个盘子里有一条味道鲜美的煎鲤鱼，一个盘子里是蔬菜炖螃蟹：现在轮到它们成牺牲者了；而在桌子中心的是一对肥美的烤鹿臀，还有满满一盘热气腾腾的宝石红颜色的葡萄干果子冻。

交谈又开始了，斯坦顿真诚地渴望让他和同僚们感到舒服自在，劳伦斯对于他的这种苦心不能置之不理，于是，自己的心情慢慢开始缓和。喝过最好的勃艮第葡萄酒后，他的心情更加放松了。没有人再谈论关于衣服或皇室关系的话题，几轮酒后，劳伦斯心里已经解冻了，边吃着那不勒斯小点心和松糕，还有加白兰地的桔子冻，边饶有兴趣地开着小玩笑。就在这时，餐厅外面传来了骚乱声，最后传来了刺耳的尖叫声，听起来像是女人的哭声，房间里不断升高的嘈杂声和含糊不清的交谈声戛然而止。

屋子里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中，有的杯子停在半空，一些椅子被推到身后，斯坦顿摇晃着站了起来，请求大家的原谅。他还没来得及



出去查看，门突然被撞开了，斯坦顿的仆人神情焦虑地跌跌撞撞地走进屋里，嘴里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中国话。他被另外一个东方人轻轻地但异常坚定地挤到一旁。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短上衣，头上戴着一个圆形帽子，帽子顶上有一个羊毛织物做的圆球。这个陌生人的衣服上有几个地方脏兮兮的，沾满了污渍，看上去不像是当地人的装束。在他交叉的双手上有一个架子，架子上站着一只表情愤怒的鹰，褐色和金黄色的羽毛乱蓬蓬的，黄色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不安地在杆上移动着，它的喙不停吧嗒着，巨大的爪子在木头上抓挠着。

当他们吃惊地看着他时，他也吃惊地盯着他们，当陌生人说话时，屋里人的更加震惊了：“请原谅，先生们，打断了你们的晚饭。但我的差事很紧急，请问威廉·劳伦斯先生在这里吗？”

由于喝了点酒，劳伦斯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当意识到来人找的是他时，他有点吃惊地站起来，离开桌子，在鹰不太友好的目光注视下，接过了密封的防水布袋。“谢谢你，先生。”说完，他又瞥了这个人一眼，消瘦而棱角分明的脸看上去不完全是中国人：眼睛尽管是黑色的，但略微有点倾斜，在形体上更像西方人，肤色像是上了光的柚木，但很明显天生是这个颜色，不是在太阳底下晒出来的。

陌生人礼貌地点了点头，说道：“很愿意为您服务。”他没有笑，但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有点消遣地看着屋里人的反映，很明显他习惯于激怒别人。他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然后向斯坦顿轻轻地鞠了个躬，像他来时一样，直接穿过了几个听到吵闹声匆忙赶到屋里的仆人，迅速地离开了。

“去给塔肯先生送点儿点心。”斯坦顿小声对仆人说道，把他们支走。同时，劳伦斯把注意力转到了他的袋子上。由于夏天天气炎热，蜡已经变软了，盖印也快掉光了，封条并不容易揭开或撕破，拉在手上就像柔软的糖果和粘手的细线一样。里面只有一张纸，是来自多佛的兰顿上将的亲笔信，以生硬的风格发着正式的命令，只看一眼就足以明白信的内容：

……据此，要求你一刻也不要耽误，马上去伊斯坦布尔，在那里 H.M. 萨利姆第三部队服役的名叫梅登的军官会接待你。根据协议，要精心保护皇家

军官的财产——三只龙蛋的孵化，以避免出现意外情况，你把它们直接送到指定给他们的军官，那些人将在邓巴的营地等着你……

结尾是通常的严酷的语气：

就这样，无论你还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失败，否则的话，你们就会有麻烦。

劳伦斯把信递给格兰比，然后向他点点头，把信传给了瑞雷和斯坦顿，这些人都聚集在了图书馆的隐蔽处。

“劳伦斯，”格兰比把信递出去后，说道，“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待几个月的时间来修船，必须马上就出发。”

“是的，你们打算怎么走？”瑞雷看完信，抬起头说，“港口上没有别的船能够担负起泰米艾尔的重量，哪怕只要几个小时都不行，没有地方休息，你们就不可能飞越海洋。”

“这里不像我们飞到新斯科舍，只能通过海洋飞行，”格兰比说，“我们可以选择陆地上的路线。”

“噢，得了吧。”瑞雷不耐烦地说。

“为什么不行？”格兰比质问道，“即使抛开维修不谈，通过海洋也不见得是最好的路，我们不得不绕过印度，这要花费许多时间。相反，通过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穿越鞑靼地区，这样更是一条捷径。”

“是的，你可以跳入水中，一路游到英国，”瑞雷说，“快总比迟到好，但迟到比永远到不了强。‘忠诚’号会把你们更快地带回家。”

劳伦斯一边听着他们的交谈，一边又重新集中注意力阅读这封信。从一系列命令的大意中很难判断紧急程度，尽管龙蛋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孵化出来，但它们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不能被不确定地留在那里。

“汤姆，我们必须考虑，”他对瑞雷说，“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五个月才能航行到巴士拉，从那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从陆地上飞到伊斯坦布尔。”

“最后，很可能会发现三条小龙。”格兰比说。当劳伦斯问他时，他坚



定地认为三只蛋可能离孵化出来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或者至少不会远到让他们安心。“很少有龙能够在壳里待上两年，”他解释道，“海军部不会在他们离孵化不到一半的时间去运送他们的，任何比这孵化时间短的龙，你都不敢肯定他们什么时候会出来。我们不浪费时间了，只是为什么他们派我们去而不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直接派人去，这一点我不太明白。”

劳伦斯对不同职责的军团驻扎地不太熟悉，也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现在他对于把这个任务派给了他们也感到十分奇怪，毕竟他们离着那里太遥远了。“从那里飞到伊斯坦布尔需要多长时间？”他不安地问道。这条路线沿岸的很多地方都在法国控制下，但不是到处都有巡逻，单独一条龙飞行应该能够找到地方休息。

“两周，如果一路飞得辛苦些，少休息点的话，或许时间更短些，”格兰比说，“但我觉着如果我们去的话，即使通过陆地，也不可能少于两个月。”

斯坦顿一直在焦虑地听着他们的商量，现在也插话说：“那么，这些命令现在才到这里是不是说明情况不太紧急呀？我敢说这封信这么远到达这里，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或许更久。这么多月过去了，情况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否则的话，军团会派离那里更近的人去。”

“如果附近有人可以派去的话。”劳伦斯表情严肃地说。英国的龙非常紧缺，在任何类型的危机中，几乎都不可能空余出一两条龙来，当然不可能用一个月时间往返，也不能用泰米艾尔这样的大型战役龙。波拿巴可能马上就要穿过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或者对地中海舰队发动进攻，现在只剩下泰米艾尔还有点自由，一些龙一直坚守在孟买和马德拉斯。

“不，”劳伦斯考虑完这些不太乐观的可能性后，问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做这些假设了，无论如何，读到‘一刻也不要耽误’，泰米艾尔还能够走时，我们必须得走。我知道自己会怎么看待听到这些命令时，还在因为潮汐和大风而在港口拖延时间的上校。”

看到他开始要做决定时，斯坦顿马上说：“上校，请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考虑得这么严重，去冒这么大的风险。”而瑞雷由于和他已经相识九